

心灵驿站

星期一的早晨，内华达大学一名女教授开车到学校上课，半路上忽然听到汽车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声音，紧接着整个车身抖动起来，方向盘也无法掌控，教授赶紧想办法把车开到路边停下，然后打电话请修理厂的师傅过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修车的师傅来了以后，告诉她车子引擎出了问题，随后他们用拖车把教授的车子拖走。教授只好步行赶到学校上课。当教授急匆匆冲进办公室时，与一个同事撞了个满怀，同事手中一杯滚烫的咖啡一下子浇到了教授的脸上。

教授来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助

手见她姗姗来迟，问她是怎么回事。教授把车子半路抛锚的事情告诉了助手。“今天我真幸运！”最后教授这样对助手说。“什么？你的车半路坏了，难道还值得高兴？”助手看到教授兴高采烈的样子觉得很奇怪。

教授说：“我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，我需要开车来上班。当我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，我的车随时都可以坏，而且很有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可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，我的车并没有坏，只是下了高速来到平坦的地方，我的车子才坏。车子虽然坏了，可并没有耽误我上课。所以说值得

总是选择乐观

◆(美国)斯蒂夫·霍达 张维(编译)

庆幸。如果我的车子注定要坏，那么今天坏的时间、坏的地点都恰到好处。”听教授这样说，助手点头：“你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……”可她的眼睛却被教授的脚步吸引住了。“你的脚怎么啦？你的鞋全湿透了，你的脚背似乎有点红！还有，你看，你踩过的地毯上印满了脏脚印！”

教授低头看看脚，又回头看看身后的地毯，把刚才在门口与同事相撞的事告诉了助手。“呵呵，这是今天我遇到的另外一件挺幸运的事！”教授笑嘻嘻地说。助手紧紧地盯着教授，似乎觉得她脑子有点问题了。“你的地毯弄

脏了，你的鞋湿透了，你的脚被烫伤了……你能说这一切都是很幸运的事？”

“对你来说，这一切也许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，不过我喜欢乐观地看问题。”教授很有礼貌地回答，“就拿咖啡泼到我脚上这件事来说吧，很幸运我今天穿的是一双厚皮鞋，没有穿平时经常穿的那种很薄的轻便鞋，所以我的脚被烫得不厉害，而且这种皮鞋干得快。那么一大杯热咖啡全浇在我脚上，只烫红了这么一小块皮肤，这的确很幸运。这块地毯本身就是咖啡色，等我的鞋印干了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再说，这块地毯已经很脏了，我一

直想把它送到干洗店里清洗，可始终拖拖拉拉没做成。这下好了，正好借这个机会把地毯彻底清洗一下。我的脏脚印促成了这件事，坏事变成了好事。”

看助手的眼睛瞪得很大，教授最后这样对她说：“我曾经在一本书上读过这样一段话，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你自己可以选择这一天对生活的态度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。你的这种选择往往会左右你一天的情绪。这段话对我影响很深，所以早晨醒来的时候，我通常总是选择乐观。这样，即使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我始终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。”

妈妈，你是天使吗

◆(美国)劳拉·伊丽莎白·理查兹 陈荣生(编译)

“妈妈，”孩子问，“真的有天使吗？”“《圣经》是这么说的。”妈妈说。

“是的。”孩子说，“我看过画像。但你亲眼见到过吗，妈妈？”“我想我见到过。”妈妈说，“但她穿得跟画像里的不一样。”

“我要去找到一位！”孩子说，“我要沿着公路一直跑，跑一公里再跑一公里，直到我找到一位天使为止。”“那将是一个好计划！”妈妈说，“我跟你一起去，因为你还太小，无法独自跑得太远。”

“我已经不小了！”孩子说。“我穿长裤了，我长大了。”“你是长大了！”妈妈说。“我忘记了。不过今天天气很好，我想出去走走。”

“可你走得那么慢，你的脚跛了。”“我可以走得比你想象的快很多！”妈妈说。就这样，他们出发了。孩子蹦蹦跳跳地跑着，妈妈拖着她的跛足，勇敢地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这让孩子很快就忘记妈妈是跛足的。

孩子在前面欢快地跳着，过了不久，他看到几匹昂首阔步的白马拉着一辆马车朝他走过来。马车里坐着一位贵妇，她身着天鹅绒和皮草，乌黑的头发上插着洁白的羽毛，那些羽毛迎风飘扬。她在座位里动了一下，她身上佩戴的那些珠宝首饰闪亮发光，但是她的眼睛却比她的钻石还要明亮。

“你是一位天使吗？”孩子跑到马车旁边问。贵妇不回答，用冷眼看着孩子，然后她对她的马车夫说了一个字，马车夫“啪”的一扬鞭，马车立即飞快地离去，留下一团尘灰，然后消失不见了。尘灰吹进孩子眼中和嘴里，使他窒息和打喷嚏。他上气不接下气，用手揉擦眼睛。这时，妈妈走了过来，用她那蓝色花格围裙将尘灰擦掉。“那不是一位天使！”孩子说。“是的，的确不是！”妈妈说。“根本不是！”

孩子又蹦蹦跳跳地继续向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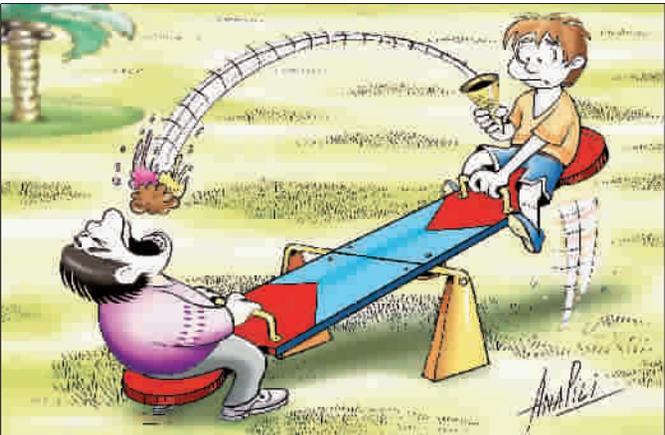
行，他从路的一侧跑到路的另外一侧，又从另外一侧跑回来，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跑着，妈妈只得尽力在后面跟着。不久，孩子遇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少女。她穿着白色的裙子，眼睛就像是蓝色的星星，脸上的红晕时隐时现，就像透过白雪看玫瑰似的。

“我相信你一定是天使！”孩子叫道。少女的脸更红更甜蜜了。“你这个可爱的小孩子！”她叫道，“有人也是这么说我，就在昨晚呢。我看起来真的像一位天使吗？”“你是一位天使！”孩子说。少女把他抱在怀里，亲吻他，很温柔地抱着他。“你是我见到过的最可爱的小东西！”她说。“告诉我，是什么让你这样想的！”但她的脸色突然变了。“哦！”她喊了起来。“他在那里，来见我！可你那脏鞋子弄脏了我的白裙子，你也把我的头发搞乱了。快走开，孩子，回家找你妈妈去！”

她很不好而且非常急切地把孩子放下，孩子绊倒了，她都没有看到，因为她急着要去见她的情人，他正沿路走过来。孩子坐在灰尘滚滚的路上哭泣。妈妈过来后，抱起他，用她的蓝色花格围裙擦干他的眼泪。“我根本不能相信那是一位天使，”他说。“她不是的！”妈妈说，“但也许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位天使的。她还年轻。”

“我累了！”孩子说，“你可以抱我回家吗，妈妈？”“当然可以！”妈妈说，“我来就是为了这个的。”孩子双手搂抱着妈妈的脖子，妈妈紧紧地抱着他，迈步履艰难沿路往回走，边唱着 he 最喜欢的歌。

突然，他抬起头看着她的脸。“妈妈，”他说，“我认为你不会是一位天使，你是吗？”“哦，真是个傻孩子！”妈妈说，“有谁听说过穿着蓝色花格围裙的天使呢？”说完，她唱着歌继续往前走。她非常勇敢地迈出她的跛足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让谁都看不出她是个跛足的人。



■ 跷跷板 (阿根廷 安娜菲莉)

天上掉下个女儿

◆ 鹿启帆(编译)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英国的许多年轻妇女在军营中服役。纳莉·菲尔普斯就是其中之一。她在一个大军营中工作，当然遇到了许多男士，包括军官和士兵。

一天晚上，纳莉在舞会上遇到了年轻的军官雷德诺·汉弗雷斯。雷德诺对纳莉一见钟情。舞会结束后，雷德诺对纳莉说：“我明天就要上前线去了，如果我们能够相互写信，我会很高兴。”纳莉对雷德诺也颇有好感，她微笑着答应了雷德诺的请求。于是，在此后的几个月里，他们一直保持通信。

通过几个月的书信来往，两人都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对方。然而，雷德诺的来信突然

中止了。纳莉非常担心：雷德诺是不是牺牲了？她四处打听，但没有任何关于雷德诺的消息。

后来，纳莉收到了雷德诺所在部队的另一名军官写给她的信。军官告诉她，雷德诺受伤了，住在英格兰的某个部队医院里。

纳莉马上动身前往该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她对护士长说：“我来看望军官雷德诺·汉弗雷斯。”护士长从来没见过纳莉。她礼貌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小姐。这是部队医院，只有亲属才可以探望病人。”“哦，是的。”纳莉大方地说，“我是他的妹妹。”护士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很高兴认识你，我的女儿。我是雷德诺的母亲。”

快乐城堡

深秋时节，居住在南达科他州偏远的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去请示他们的新酋长，即将到来的冬天，是冷的还是相对暖和一些。这个成长在现代社会的年轻酋长没得到祖传的观天本事，他也没了主意。为了稳妥起见，他告诉自己族人，这个冬天会比较寒冷的，于是，村民们就开始收集木柴，准备过冬了。

酋长有些不安心，过了几天，他突然想出个主意。他去了镇子，找到一个电话亭，给当地的气象局打了电话：“这个冬天，会是比较冷的呢还是比较暖和的？”“有迹象表明，这个冬天相当冷。”气象分析员回答他。他放心了，回到村子，立刻

寒冷的冬天

◆ 朱思(编译)

对村民们说，让他们收集更多木柴。

一周之后，他又给气象局打了电话：“预报是不是还是比较冷的，没有什么变化吧？”“没有，这将是一个很冷的冬天。”气象局又一次告诉他。酋长回村，指示自己的村民收集牛粪，充当柴火备用。

两周之后，眼看马上要入冬了，不放心的酋长再次拿起电话：“你完全确定这个冬天是很冷的吗？”“我完全确定以及肯定，这个冬天一定是非常非常冷的，或许是最近这些年最冷的一冬了。”“你怎么那么确定？”酋长忍不住又问。气象员回答：“你没看到吗，印第安人正在收集大量木柴呢。”

1月25日，是妮莎和丈夫阿克夏耶·马尔霍特拉的结婚纪念日，但近年来两人关系越来越紧张。就在昨天，两人

万家灯火

该死的小偷

◆ 赵文恒(编译)

之下跑回娘家。

听完妈妈的劝告，妮莎打心底里为自己过去的言行感到后悔，她一大早就回到家里，张罗了一大桌子饭菜，还特意买了香槟和蜡烛，准备趁着结婚纪念日主动向丈夫道歉，重新恢复过去的美好时光。

妮莎坐在餐桌前呆呆地看着两人的婚纱照，心里忐忑不安：丈夫会不会准时回家、会不会原谅自己呢？要不要主动给阿克夏耶打个电话？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卧室里电话铃急促响起来，妮莎看看表是下午四点。“请问是阿克夏耶家吗？”“是的，我是他太太。”“太太，很抱歉通知您，下午三点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有一位先生在乘坐公交时不幸遇难，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您丈夫的钱包，请过来协助辨认一下尸体好吗？”

妮莎如雷轰顶，一下子瘫倒在地：现实太残酷了，多年的婚姻今天嘎然而止，甚至连一点道歉的机会也没有，如果上天能够赐予我一秒钟时间，我肯定会说：“亲爱的，我爱你！”忽然，门铃声大作，妮莎这才从地板上回过神来，她赶紧站起来打开房门，只见阿克夏耶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微笑着站在门口，两人不约而同说了句“亲爱的，我爱你”，然后就紧紧地拥抱着，久久没有分离。

没有香槟、没有音乐、没有蜡烛，但妮莎觉得这一刻无比幸福，甚至比新婚当天还要浪漫，以往所有的不快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天空哩哩啦啦下起了小雨，妮莎猛然从幸福中转过神来，她哭泣着问道：“亲爱的，我去化化妆，然后陪你一起去天堂，你先去选择吃药还是上吊？”丈夫阿克夏耶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，他摸着妻子的额头关切地问：“你没发烧啊，不可能在大喜日子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！”妮莎哭得更伤心了：“亲爱的，你难道还不原谅我吗？我发誓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就让我和你一起去吧，我要终生做你的新娘，即使在天堂里……”阿克夏耶看着哭得像个泪人的妻子，有点生气：“什么上吊、天堂，别咒我死好不好？”

妮莎辩解道：“亲爱的，你就别骗我了，刚才警察打电话说你遇车祸去世了，尸体还有你的钱包呢？”阿克夏耶打一个激灵，他摸摸自己的裤兜，然后恶狠狠地说道：“该死的小偷！”

送葬的臭虫

◆ 承受(编译)

一位老太太给旅馆老板看一只她在床上发现的死臭虫。旅馆的一位侍者企图老板平息这件事：“一只死臭虫也值得你如此大惊小怪吗？”

老太太毫不客气地训斥侍者：“你说得倒轻巧，你听着，小鬼头。不是因为死臭虫，你知道为这只死臭虫送葬的有多少活臭虫吗？”